

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我轻轻放下《长歌行》，看见白露追着一只蝴蝶从园子这头跑到那头。母亲的眼光追随着，慈爱地看着它，仿佛回到当年的乡下。

白露是一只奶牛品种的小猫，因为在白露节气将它领回，体色又黑里布白，故油然而生兴趣，取名如斯。

这样的小院场景经常入我梦来。少时虽然贫苦，却有自家的园子。房前屋后，五六厘土地，用竹篱笆扎上，秋冬种青菜、萝卜、菠菜、莴笋，春夏种茄子、苦瓜、豇豆、南瓜。黄豆、豌豆、玉米、厚皮菜也是常规品种。

一到换季，父母就开始翻地，翻得很细。先用重锄深挖，形成一溜土块，晾晒几日。干燥时，将土块锤细，再行翻挖后，施上农家肥，又细细地浅挖一次，形成厢垄。接下来的活轻巧些，该我和妹妹上阵了。沿着父亲挖出的窝，放上菜秧，或者种子。又施上一次沤好的细肥，然后浇定根水。

小时候，力气小，但水瓢很大，又喜欢浇水，每翻一次园子，浇一次水，就是一次衣服的大灾难。整得污猫皂狗，硬是该挨打了！然后就是母亲拿着黄荆条子把我们撵上田埂，引得邻居哈哈大笑。

然后就交给时间。我们看着云在空中跑来跑去，风在竹林里摇曳起舞，雨在青瓦上欢快蹦跳，又在屋檐上滴滴答答。大田里的小春大春轮着作，而小园里的蔬菜瓜果们，出苗、抽蔓，壮茎、结实，采摘、收割，然后上餐桌或者留种，所有的耕耘仿佛都有收获。

李渔说，物生有候，戡动以时，最喜的是，在园子边缘随机种的胭脂花和蜀葵花也择机盛放了。胭脂花，一丛丛的，一朵朵举着伞，开得鲜艳，透露着雨润后的开心。到结实时，黑色的籽粒像手雷的模样，煞是可爱。女孩子们压碎



小园青芜

□九皋

它，将粉末一个劲地往脸上涂抹，上演现实版的涂脂抹粉。

进城后，小园的情结仍没散去。楼顶有个露台，别家都是各种花鸟虫鱼，我们却是瓜果蔬菜居多，活脱脱一个记忆中的小园。去年的南瓜和今年的丝瓜最是丰盛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的朋友圈引来一片骂声。

除了常规的瓜果蔬菜，我们甚至种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品种。网购的美国大樱桃，第一年长了一树叶，没有开花，没有结果。第二年病恹恹的，濒临死亡。凭着经验判断是生了病，遂翻土查看，根部已经腐烂，还住着好几只硕大肥胖的蛴螬，这种金龟子的幼虫食量大，不易消灭。本着天然环保的原则，我们没有施药，逮出来变成了肥料。

佛手是买的，挂了果的。农历九月，果子由青转黄，长得扎实厚重，比一个拳头还大，眼看枝条撑不起了。我们找来几根粗壮的木棍，搭起三脚架，用红色的布条缠绕，托着果实。在光影流转中，我们看着它们在树上慢慢变老。去年年底，川西的一次初雪，竟然在佛手上垒砌出十分的禅意。今年，它又开了花，结了果。花如柑橘类，花谢了，果子就是小巧的可爱的青翠的佛手。

牡丹和芍药种起来并不费劲，但是要翻盆给足水肥。刚开始时，对于它们，我仿佛患了脸盲症，傻傻分不清。后来观察发现，前者木质，后者草本，前者叶片圆润润胖胖乎乎，后者叶片瘦长泛着光泽。花期也不一样，谷雨三朝看牡丹，立夏三朝看芍药。传说，牡丹为王，芍药为相，先开后开竟被赋予了等级次序。不过，相对于百两金牡丹的雍容华贵，我更倾心于将离草芍药的诗意浪漫。

母亲虽然不太懂花草，但对于果蔬的管理，却独有心得。比如南瓜要适时掐尖，西瓜要留双蔓，黄瓜结果通常在主蔓，适当保留侧蔓摘心控长。这像极了人生，既要时时照拂，又不能揠苗助长，既要预防病虫，又要学会放手。

回过神来，白露依旧活跃着，看花追蝶，母亲依然看着它，犹如往昔。而小园青芜，总是伴随着朝云暮霭、阴晴圆缺，对应着四季轮换，似水年华，常常让我在梦中，回到最初。

银杏染冬醉流年

□李仙云

在这风儿清冽、满目萧瑟的初冬，每次行至那条大街，两边行道树金灿灿的银杏，黄如东升的旭日，总能将人带入童话般唯美的意境里。心情也如暖阳朗照，立时就明媚起来。

那整齐排列的行道树，如庄严威武的皇家侍卫，黄得璀璨炫目，贵气凛然。我倾情凝望间，眼眸发亮、情思旖旎，这神奇的冬姑娘怎么会调出如此鎏金缃黄之色？阳光一洒，满树金灿灿的叶子，琥珀般柔润耀眼。拾一枚黄叶捧于掌心，那叉状叶脉宛若一根根扇骨，从叶基伸向叶梢。

这满树悬挂的玲珑剔透的小金扇，风摇枝晃间，如风铃般摩擦碰撞，发出清脆的叮当声。这是大自然赐予浅冬最华美的丽服，每一片叶子都有着绫罗锦缎般的光滑亮泽。黄叶如花，它们亮闪闪地缀满枝头，风儿轻拂间飒飒摇曳，宛若一群顽童在枝丫间荡秋千，你推我搡着，颤得鸟儿离枝惊飞。一树灿然，满枝绚烂，风过处，落叶纷飞，宛如万千金蝶翩跹舞动。那唯美烂漫，惊艳时光，也润目怡心。

暖阳普照的冬日广场，身着红马甲的社区工作人员在举办一场银杏之韵创意绽放的银杏叶DIY趣味活动。这些浑身散发着艺术细胞的DIY达人，如变戏法般将一片片金黄的银杏叶，一番精剪细粘，有人做出一顶金色的银杏叶花伞，还有的给光秃秃的树枝间缀满金色的月季花。

桌上一只古雅朴拙的花瓶里，插着几只银杏叶制作的金玫瑰，栩栩然若真花般娇媚，近旁伫立着一棵用银杏叶粘起的塔状圣诞树，树

顶还插着一颗亮晶晶的五角星；桌上摆放的金蝴蝶，翅膀一闪一闪的，有呼之欲飞之感；最受小朋友喜爱的，则是一只叶柄一拉，就呼呼扇翅的金色小鸟。扭头只见一穿着中式长裙的长发女子，她的纤纤玉手将银杏叶一番裁剪粘贴，就做出一个身姿曼妙的俏丽女子在翩跹起舞。

爱书如痴的我，则钟爱那一枚枚制作精致素雅的银杏叶书签，用小楷写上娟秀的，有杏遇见平安喜乐，再配以红泥章印，夹于书中，连阅读都变得趣味盎然。

那年初冬在故乡，我随缓缓人流进入那座渴慕已久的古观音寺，伫立于那棵历经1400年风雨的古银杏树前，举目凝望，满树金黄，有直冲云霄之势，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，如一团巨大的圣火在古刹禅寺熊熊燃烧。一树千年，千年一树。这棵古树从历史的尘烟中一路走来，采撷日月精华、山川灵气，美得宛若阆苑仙树。

忽地就明白银杏树何以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，它就像一本默然不语却洞悉世事的厚重史书，见证了世间风云变幻与沧桑浮沉。难怪郭沫若将此树誉为东方的圣者，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。那在阳光下冠如华盖的参天巨树，宛如金凤展翅，又如孔雀开屏，辉煌气势，挺拔之姿，让人凝望间心生敬畏。

这初冬的最后一抹绚烂，如醉染西天的晚霞，它们以震撼人心的壮美，缓缓与这个世界作别。这不是生命的终结与落幕，而是涅槃蜕变；来年它们会以更葳蕤的生机，去重启下一季生命的繁茂鼎盛。如此，生生不息，周而复始，让生命从繁华走向永恒！

雀影
掠过湖面
它是否
也曾掠过我的童年

它在天空盘旋
枝头一颤
便落在我的面前 不近
目远

我想打个招呼 然而
只是 一步
童年便飞离我的面前

◎车站
在车站的等候
总是太长
长到足够让思绪长出
故乡的轮廓
你的模样

直到检票口的闸机
滴 的一声
把所有的远方
都折叠回一张车票里
人群重新开始流淌
而我
是该把幻想装进行李
还是就让它遗落在
这排空荡的座椅上

□何睿杰